

## 【書評】

# 暗夜明燈

——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的編譯

吉廣興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博士

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是一套佛教經典的精選白話譯本，由星雲大師總監修，自一九九一年籌劃編輯，至一九九六年出版，前後歷時五年，結合海峽兩岸百餘位博、碩士佛學菁英執筆，譯成一百三十二本叢書，為元、明以降七百餘年未有之創舉，也是佛教經典集粹，通譯之盛事。

星雲大師在這套叢書的〈總序〉中，提出四大特色：

- 一、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。
- 二、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。
- 三、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。
- 四、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。

縱觀這一百三十二本譯著，確實具有以上四種意義非凡的成就。茲依次析論如下：

中國佛教經典的漢譯始於東漢，相傳東漢初年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來華譯經，所譯《四十二章經》被推崇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，近代學者於此雖有爭論，卻不能影響其創始性。如梁啟超〈四十二章經辨偽〉、呂澂《中國佛學源流略講》第一講都提出質疑，湯用彤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第三章則予以肯定。在中國佛教經典翻譯史上，有確鑿史實可稽而被學者公認的譯典，則以東漢末年桓帝時的安世高、支婁迦讖起始。唐僧智昇在《開元釋教錄》中，曾概略統計自後漢明帝永平十年（西元六七年）至唐玄宗開元十八年（西元七三〇年），歷時六百六十四年間，約有一百七十六人轉譯出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佛典，計七千零四十六卷，是中國佛教譯經事業的高峰；如果連同玄宗以後所譯經典來算，依照唐僧圓照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所載，有唐一代計有玄奘等四十八人譯經，出經四百七十部，二千五百二十三卷，煌煌盛世，成就如斯。

宋太宗則於太平興國五年（公元九八〇年）起設立「譯經院」（後改名「傳法院」），將佛經翻譯事業納入國家制度，從太平興國七年（公元九八二年）至仁宗景祐二年（公元一〇三五年），五十四年內即譯出五百六十四卷。今人周叔迦《佛學論著選集》之〈宋元明清譯經圖紀〉一文中，統計宋代以後三朝之譯經成果為：

大宋三百一十六年，計有十一人出經二百八十部八百二十八卷。

元朝九十年，有八人譯經十六部二十卷。

明朝二百七十五年，只有智光一人出經九部九卷。

清朝二百六十七年，只錄五人出經九部九卷。

民國以後，內憂外患交迫，不但國家無暇顧及佛教譯經，民間也只有零零星星之翻譯，缺乏中興氣象，誠如星雲大師之〈總序〉所云：

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，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，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，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之堂奧。有鑑於此，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叢書突破窠臼，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，作有系統的整理，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！

星雲大師在此之前，已投注近三十年之心力、人力、物力編纂《佛光大藏經》，並已出版了其中之《阿含藏》、《禪藏》、《般若藏》近百冊，已是一大宏業！近代能以大魄力、大格局開拓現代化譯經成就者，星雲大師是首開風氣的第一人！於短短五年內，結合當代佛教菁英學者一百二十九人，譯經一百三十二本，不僅大振元朝以後譯經的衰頹氣象，更是中國現代佛教史上的創新之舉。

其次，執筆均為海內外佛學界之高僧與翹楚，囊括老、中、青三代一時首選，其中百分之八十具有博士學位，其餘亦有碩士學位，譯筆陣容之齊整、佛學素養之高卓，均為當代僅見。以高僧來說，輯存了太虛大師、印光大師、弘一大師、星雲大師、道安法師、竺摩長老、煮雲長老、妙蓮長老、東初長老、聖印法師、慈惠法師、慈怡法師……等佛門高僧的著作；以學者而言，更是菁英雲集：

北京大學有王邦維、張學智、吳湘洲、張保勝、杜曉勤、魏常海、白化文、李鼎霞……等學者。

南京大學有賴永海、洪修平、張伯偉、徐小躍、閻韜、王月清、梁曉虹、鞏本棟、張宏生、華濤、伍玲玲……等學者。

清華大學（北京）有權威學者葛兆光。

中國人民大學有佛學重鎮方立天及邢東風等人。

武漢大學有學術泰斗蕭蓬父及呂有祥、吳根友等人。

復旦大學有王雷泉、屠友祥等學者。

東南大學有董群博士。

安徽大學有潘桂明博士。

杭州大學有郝廷礎教授。

吉林大學有邱高興博士。

中山大學（廣州）有李錦全、梁慶寅等學者。

北京師範大學有徐紹強執筆。

華南師範大學有龔雋執筆。

華東師範大學有吳平、耿敬等學者。

安徽師範大學有朱良志、詹緒左等學者。

在當時政治、宗教都很敏感的時局下，這些學者能夠首肯出面撰稿，實在不容易。除了大學裡的學者外，更激動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分布各省的菁英共襄盛舉：北京社科院有吳立民所長及丁明夷、徐蓀銘、李富華、韓廷傑、李中、魏道儒、張文良、吳玉貴、黃夏年、杜繼文……等人，上海社科院有業露華、高振農、夏金華，以及江蘇社科院的張華、山西社科院的溫金玉、福建社科院的謝重光，甚至遠至青海社科院的呂建福博士都欣然參與，共同開展此一劃時代之譯經事業，依照各經典的性質，結合了宗教、歷史、文學、法律、建築、藝術、理工、考古……等各種領域的專業學者逐一翻譯，當代佛教界夙負盛名之白衣居士如張曼濤、楊白衣、于凌波、方倫、圓香……也在列，從江南到塞北，從台灣到青海、西藏，不但八十餘歲白髮皤皤的李榮熙老先生傾力鼎助，連尚在北大、南大各校攻讀的博士生也紛紛投身，真是「人無分男女老幼，地無分東西南北」，一套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，正是十方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。

第三、《寶藏》印證了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：這一套叢書最初由星雲大師倡印，是在民國七十九年三月，當時兩岸僵局還沒有開通，由於政治、社會因素的扞格，往來困境很多。星雲大師高瞻遠矚，早已預見兩岸交流之必然趨勢，爲了佛教的枝繁葉茂，不惜干冒種種風險，毅然開創兩岸合作譯經之新局。在台灣方面，前赴大陸手續既不便，也頗招物議；於大陸方面，佛教還未到公開弘法的程度，易干禁忌，更重要的是：歷經文革十年的摧殘後，大陸佛教衰微不振，碩學凋零，亟待振衰復興。對於寺院建築之整建，已有趙樸老一肩挑起，千秋護持，逐漸恢復興隆氣象，但在人才開濟方面，一時難望培成。星雲大師有鑑於此，爲佛教未來之榮景大弘誓願，希望一方面「藉此銜接兩岸佛學，使有互動的因緣」，一方面「將文革浩劫斷滅將盡的中國佛教命脈喚醒復甦」，期望以此深心弘願紹隆佛種，續佛慧命，遂擘劃《寶藏》之五年計劃，並於民國八十年三月命慈惠法師、依空法師遄赴大陸，於廣州召開籌備會議，聘請王志遠、賴永海兩先生統籌大陸編務，彼此商定合作步驟，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》之編輯體例終於正式制定，輪廓初備。

從當年六月至八十五年初，依空法師連年穿梭於兩岸之間協調進度，開展編務，由於大環境之困擾，不便一次整體開展，一百二十九位學者只能分四批推進，逐期在不同省份縣市撰稿，使依空法師在此五年中無分冬寒夏暑，輾轉奔波於遼闊之大江南北，披星戴月地與各方學者磋商，竟有七天趕赴八城之記錄，秉承師命而無畏艱苦；南京之賴永海院長及北京之王志遠先生則分別擔當南北兩地之組稿、審稿重任，不僅辛苦備嘗，也常受謗受累；稿件完成後，則由滿濟、永應等法師提調編輯三審三校，以此通力合作，終於在短短五年內編印完成《寶藏》全集，不僅實現了星雲大師當初交付的慈心悲願，也印證了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。

第四、《寶藏》是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：這一套書構想之初，即著眼在星雲大師提倡之「人間佛教」宗旨上，力求白話化、通俗化、精華化，「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，以通俗親切的面貌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」，要求能「啓發思想、通順易懂、文簡義賅、雅俗共賞」，每冊都以「題解」、「經典」、「源流」、「解說」、「參考書目」之架構完整呈現，「經典」部份更以「譯文」、「原典」、「注釋」等單元分章分節闡譯，以便讀者契入妙諦，整套書體例完備，如同慈惠法師之〈編序〉中所指出的：

這是一套多層次、多角度、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教文化的叢書，取其菁華，捨其艱澀，希望既能將《大藏經》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，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。

即使是不懂佛法的讀者，也可以通過這些階梯，很容易地登堂入室，體驗經典教義之妙理。這一百三十二冊《寶藏》依照大乘、小乘、禪、淨、密……等性質編號排序：

大、小乘經典有《中阿含經》、《長阿含經》、《增一阿含經》、《雜阿含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般若心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、……等；

禪宗典籍則選譯《六祖壇經》、《正法眼藏》、《祖堂集》、《神會語錄》、《指月錄》、《從容錄》、《無門關》、《景德傳燈錄》、《碧巖錄》、《臨濟錄》……等；

淨土經典則有《淨土三經》、《佛說彌勒上生下生經》、《安樂集》、《萬善同歸集》……等；

天台宗之經典選有《法華經》、《金光明經》、《摩訶止觀》……等；

華嚴宗之經典有《華嚴經》、《圓覺經》、《華嚴五教章》、《華嚴金師子章》……等；

唯識宗之經典選譯了《成唯識論》、《唯識四論》、《佛性論》、《瑜珈師地論》……等；

俱舍宗之經典則選擇《俱舍要義》等；

律宗典籍選譯《四分律》等；

高僧傳記則選譯《梁高僧傳》、《唐高僧傳》、《宋高僧傳》……等。

總之，這一套書八宗兼弘，確實具有四項功用：「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，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，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」。從中國佛教經典的傳承意義上來說，《寶藏》是接續宋朝譯經事業的另一支香火，是中國佛教經典翻譯燈燈相傳的新里程碑，將如暗夜中的長明燈，照亮現代人枯槁黷闇的迷昧心靈！